

忙年

□ 刘丰歌

感谢我生长的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个重大的节日叫过年。

年是我儿时最向往的节日。一到腊月，我便天天盘算着日子。随着脚步也越来越高，即使帮母亲一天天增长，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即使帮母亲一天天增长，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即使帮母亲一天天增长，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

我当然高兴。年一来，就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了，终于可以体面地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再因衣着的寒酸而短了精神；年一来，就能放开肚皮吃肉了，借此给清汤寡水的肠胃补几天营养，把一年的亏欠找回来；年一来，就能吃到白嫩豆腐了，那可是我最爱吃的素菜，没有之一；年一来，就能喝到母亲做的醪糟了，那是我心目中的玉液琼浆，时常将碗中指标喝完，还要将吊罐留下下顿的偷偷喝一两勺才罢休；年一来，就能吃到父亲紧锁在木柜中的核桃、板栗了，从此那个木柜不再让我牵肠挂肚心生不满；年一来，就能和三哥一起放鞭炮了。尽管鞭炮只有小小的一串，每个鞭炮比小拇指还细，并且只有一串，还得在除夕和大年初一分两次燃放。但我已很知足了。鞭炮炸裂的磅礴味就是我中年的味道；年一来，家里大门就能贴上红彤彤的对联了，贫家寒门就迎来了一片祥瑞之光和文化气息。这些吉祥的话语就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年一来，画中身披战袍、手持兵刃的门神就与旧门神换岗了，那几天夜晚出门胆子便大了许多。在我眼中刚上岗的门神绝对不会偷懒，会如影随形般保护着全家的安全；年一来，家里黑黢黢的墙上就能贴几张新买的年画了，从年画中的就能看到可爱的娃娃、漂亮的仙女，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和梦想。当然，还有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英雄人物那飒爽英姿，成为我心中奋斗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年一来，就有机会到伯父家、舅舅家或姐姐家去玩耍了，年的日子就会像皮筋似地拉长好几天。过年，真好。

年的脚步，进入腊月就开始发力，像竞走运动员最后的冲刺，匆匆前行一个月就走了各家各户，开启“春风送暖入屠苏”“总把新桃换旧符”模式。

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一忙，时间就过得快。跨岁的门槛，老天很快进入“三九四九，冻死老狗”时期，寒风肆意地吹，雪花任性地落，想将忙碌了快一年的大人们赶回家好好休息，舒舒服服过个年呢！人们偏偏闲不着，你瞧，今天王家刚杀完猪，还沉浸在吃庖汤的喜悦气氛中，明天赵家又开始宰杀了。猪的叫声就不时从冒着炊烟的人家传来。村人们走东赶西去帮忙，转着圈圈吃庖汤。

故乡的年，其实从村里第一户人家杀猪开始，就已经拉开序幕。

杀年猪，腊月初居多，新鲜猪肉先要撒上粗盐腌几天，然后挂在火塘上，经烟熏火燎，变成腊肉，过年时吃起来更有味道。

我们家杀年猪，有几年更是提前到农历冬月中旬。因为我的生日就在那个时间段。吃顿庖汤，就等于给我过了生日。母亲当然心疼我，便给父亲建议，经过父亲拍板，终于如我所愿。而那天的我

是最快乐的，因为能吃上肉，与过生日只能吃一碗挂面加个荷包蛋的哥哥们相比，简直太幸福了。

腊月十八，是喝腊八粥的日子。那天叫杂粮的豆子们便风光起来，小米、糯米、苞谷米……在一个个闪亮登场，与大米、糯米、苞谷米一起，在水与火的催化作用下，将自身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既为人们奉献出一碗闻香四溢、热气腾腾的人间美味，又满足了人们祈福迎祥、美好祈愿。喝过粥，意味着与年的距离更近了一步。那天，“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童谣便在村子乱窜。

腊月二十三，家家开始打扫扬尘，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我们家打扫扬尘的任务多年都是母亲一人承担。到了那天，母亲将家中锅碗瓢盆，能搬动的先搬到院坝，无法搬的灶台、搬不动的石磨、水缸、罐架、案板架等，用旧报纸或塑料布遮起来。她自己也要武装一番，换上打着补丁的旧衣，用围巾从头到脖子围住，系上结，只露出一双眼睛。再戴一顶草帽。防护得当，手拿扫帚，先楼上，再楼下；先用竹条捆的大扫帚扫房梁、楼顶等高处，再用高粱穗捆的小扫帚扫地板、地面等低处。将长期烟熏火燎积存的尘土扫进撮箕，倒进院外的粪堆中。最难打扫的是我们的灶屋，由于长期用柴火做饭，整个楼板被熏得油黑发亮，像上了一层漆。一扫帚扫过去，褐黑色的扬尘便纷纷扬扬飘落地面。这时，母亲因劳作不停地仰头、低头，围的围巾也松软下来，草帽在仰起时防护作用也立马降低，脸上便落下许多扬尘。远看那造型像惠安女，近看那脸蛋又变成了逃难人。每当看到母亲这时的模样，就会惹得我们开怀大笑。母亲赶忙到镜子前照照，齿这时就会鹤立鸡群般露出黄白色的光。

扬尘扫完，屋内屋外都收拾整洁，个人卫生打理干净，便要祭灶神了。传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监察各家人的品行。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灶王爷便要上天去述职，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来人们的善恶是非。因此，这一天要给灶王爷摆丰盛的供品祭神，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我们家从记事起，母亲到这天还是要郑重其事地给灶王爷说说好听的话，请他在玉皇大帝面前给我们全家人多多美言几句，让我们家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平安健康。母亲说这话时是对着她天天转着的灶台说的，她可能把灶台当成了灶王爷吧！边说还边用抹布把已经打扫过的灶台再擦拭一遍，说要让灶王爷穿得干干净净的，对灶王爷有多敬重。

家里过年用的木柴和坭坭也要提前准备好。故乡有句口头禅，“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大年三十家中火要燃旺，一夜不熄。烧火用大树坭坭，经烧。寓意着来年养的猪又肥又大，日子越过越红火。木柴和坭坭都要提前准备好，经风吹日晒十多天后，水分减少，烧起来就易燃，火旺，烟少。

年前要干的活儿还很多。稻谷要背到加工厂加工成大米，小麦要背到面粉厂加工成面粉，再兑换一些挂面。这是一项力气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得把稻谷和小麦背到镇上去加工。往返要走段二十里简易公路和四五里陡峭的山路。后来有段

时间，邻村办了个小加工厂。购买了打米机、磨面机和压面机，采用水轮机带动的方式，加工大米、面粉、挂面。距离镇上近多了，但仍要下山后过一条河，过河那段路那个小加工厂又不方便。且不到几天时间，那个小加工厂又关闭了，仍得背到镇上去加工。干这些重活大都是几个哥的任务。为过年准备粮食，他们从无怨言，高高兴兴地把稻谷和小麦背着去，完成任务后，自豪地把大米、面粉和挂面背着回。看来“大人盼种田，细娃儿盼过年”这句话不全对。大人也同样盼过年呢！

粮食加工到位，还要磨黄豆做豆腐。做豆腐工序复杂，选豆、泡豆、磨浆、过渣、煮浆、点卤、压形，十分繁琐。我们家做豆腐那天，父母亲和几个哥早早起床开始忙碌起来，待豆腐成形，已过去大半天时间。那段日子里，石磨也是最忙碌的，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都能听到石磨转动时与豆子摩擦发出的“呜呜”声，见到乳白色的豆浆沿磨缝四周向磨盘流滴。当然，还要发豆芽、做醪糟、炸酥肉、炒瓜子……家家为吃做着准备。

母亲和姐姐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为全家人每人做一双过年穿的布鞋。鞋底是根据每个人的脚的大小提前做好的，都是千层底。鞋帮有的提前做好了，只需与鞋底缝在一起即可，有的还得赶时间往出做。鞋的样式统一，都是农村流行的黑灯头绒面做的松紧布鞋。她们就利用晚上时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加班加点往出赶。

家里自备的年货准备就绪。就要考虑置办需要购买的年货了。年前逢集那几天，宽敞的公路上，狭窄的山道上，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背着背篓，挎着竹篮，扛着布袋，向镇上的集市赶去。集市就进入一年的亢奋期，卖各类商品的固定铺面临时摊位前的人，与人相拥，背篓与背篓相碰，竹篮与竹篮相碰，布袋与布袋相挤，一片热闹景象。

我们家的“账房先生”是母亲，她把家里卖羊存的钱，卖小猪存的钱，卖桐子存的钱，卖紫白羊存的钱，卖药材存的钱，从她箱子的花布包中取出来，将纸币和硬币归类放好，然后反复数、数反复，直到准确无误。掌握了总数，便和几个全家到镇上赶集。经过精打细算，千挑万选，给每个人身上置办一身新衣，平常很少用的醋、酱油、味精等调味品也要买一些。再打一塑料桶散酒，买几瓶瓶装酒，称几斤白糖，买几包饼干和糖果条。瓶装酒、白糖、饼干和糖果条拜年走亲戚用。散酒除大年三十吃团年饭时自家人喝一些，剩下的来客人时作为招待用。

年货备齐，一家人利用赶场的时机把发也理了。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打扫个人卫生。母亲用大锅烧一锅开水，把家中专用的洗澡盆冲洗干净，放进歇房，把开水和凉水各装一个水桶，放入水瓢，提进歇房，准备好换洗衣服，从父亲开始，轮流进去洗澡。一家人洗澡过，干净衣服换上，便个个神清气爽。几桶水，便洗去了一年的苦和累、污与尘。

大年三十那天，全家总动员，人人齐上阵，煮肉的，洗菜的，剥葱的，捣蒜的，烧火的，做饭的，贴对联和年画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喜气洋洋。待到对联贴上，年饭上桌，祖先请过。我心心念念的，终于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在送喜福的欢笑声中，在大快朵颐的咀嚼声中，将新年过得快快乐乐的。

日子临近了年关，街边的地摊大多都是销售花花绿绿的烟花鞭炮和长短短红色的春联的，当然少不了大大的“招财”“纳福”之类。天空中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有的带着长长的哨音，一声炸响，接着就弥漫开轻烟和香气。渐渐地，年的味道来了，而且渐渐浓了。

此时，我油然想起鲁迅的经典小说《祝福》，便去鲁迅中取来再次阅读。此刻阅读，其氛围其意境其情绪就更加觉得与鲁迅的笔墨最亲近。“旧历的年底总像最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鲁迅的描述不正是眼下的景象嘛！不用我再献拙了。顶多，添两点，天气晴好一点，爆声清脆一点。

“今儿七月初八，吃了腊八过年（腊），这是我们小时候进入腊月挂在嘴边的儿歌。吃了腊八，年就近在眉睫，何况，已届小年。小年这天，家家户做灶灶，祭灶神，把灶神爷的嘴抹得油油的，甜甜的，尔后送他上天宫，见玉帝，完成“上天言善事，下地求好话”的使命。这样，做好年的序章前奏，待待迎脚踏入年的门槛。

慢着，还没完，还得赶紧清洗器皿灶台，锅铲碗盏，蒸笼饭甑，杀鸡宰鸭（农家还杀猪宰羊），准备蒸馍，煮肉，炒瓜子、炒花生、炒苞谷花等等一应所需之食品。如祥林嫂和柳妈在鲁镇鲁家那样，干完所有的一切事务，妥帖了，才能够等着过上一个安乐祥和的新年。

这个时候，在外上学的学子回来了，在外做事的公家人也回来了，赶在除夕之前。

除夕就是年门槛，跨过去，新的一年就在脚下。除夕之重在团圆，大团圆的就在团年饭，所以，团年饭得尽量丰盛，八荤八素，凉拌热炒，样样不能少。好酒，茅台，五粮液，葡萄酒；过去是苞谷烧，枳壳里，那子酒……酒足饭饱之后，团坐在堂屋，聊着天大的木炭火盆边，团团围坐下来，嗑瓜子，剥花生，砸核桃，讲故事，说笑话，一起守岁（而今看春晚）。门灯和家里所有的灯都亮闪闪的。尽管门灯光亮，有说有笑，气氛热烈，但孩子们还是坚持不住，早早地睡了。一觉醒来，在枕边发现

了新衣，发现了压岁钱，好高兴，好快乐，一个翻身就起床，穿上新衣，装好压岁钱，出门去看“祝福”的热闹，看家家户户沿街摆着供桌，燃放鞭炮，点香烧表，作揖磕头迎新年的热闹。顺便捡些未曾炸响的鞭炮。

家乡蜀河古镇的年，大年初一清早，少不得要在杨泗庙唱一台“神戏”。神戏实际上是一台哑剧，只有舞台动作和锣鼓家什的敲打，没有念唱。人物大都是“神”，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二郎杨戬、托塔天王雷公、钟馗等神兵小将，打来雷公雷公，施法斗智，最终把妖魔鬼怪、鱼兵虾将击败灭掉。之后降临一位红脸财神，魁伟地立于中央，右手一抖，展开一轴“天官赐福”的大红条幅，双手斜擎于胸前，一个长的亮相，掌声中“神戏”收场。于是乎，大吉大利、风调雨顺、太平平的年，在“神”的护佑下就迈步前行了。

古镇的习俗，正月初一是登门拜年的，只派一名男丁出门，给亲朋好友邻里们投送拜年帖。敲门，说声“拜年啦！”便把拜年帖从门缝中塞进去。各家收到拜年帖后立马贴在墙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一眼就能看清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谁谁都来拜过年了。

我参加工作的初期，逢大年初一，总爱在清早吃饺子后，携同妻子一道漫步县城的小街窄巷，挨门挨户去欣赏各家的春联。一是欣赏其文笔高下，意境雅俗，对仗若何；二是欣赏其各种书法的“争芳斗艳”。当时的春联大都由各家自己撰联书写，或者请高手挥毫，内容贴近实际，书法各有特色。高下难评，品咂年的滋味，令人心情大悦，遇风趣诙谐之联，引人好笑，赞佩不已。而今却简单了，统一生产，市场供应，书写呆板，内容空泛，干“副”一律，少了趣味。

初二，年的社会活动正式开始，各家各户男男女女走出家门，过街串巷，展示新衣新帽新鞋新容妆，把美靓过市镇，吸引流动的人群。彼此见了，双手一拱，连道“拜年拜年！”算是新年见面礼。媳妇们则背着抱着娃儿携了女婿回娘家拜年。更多的则是提上大包小包礼物，到长辈和恩师家拜年，请安问好，恭祝新春吉祥，健康快乐，到朋友家拜年，物叙情谊，高谈未来，品着热茶，嗑着瓜子，吃着糖果，天南地北，聊得宽阔。孩子们则乐得前街后街的疯颠，比新衣，放鞭炮，买个“琉璃不对儿”吹起，一声吹着，吹得兴高采烈，忽然“蹦儿”的一声，破了，于是，齐声喊道：“不对儿，不对儿，花钱送命儿……”自我解嘲。打打闹闹，把新年的气氛推向热烈。

年就这么在繁忙与快乐中展开了，推进了，渐渐地推向了元宵节。

年味是啥味

□ 张斌

时序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近，可依然感觉过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中年之人，对于过年，早就没有什么期盼，波澜不惊。不知从何时起，每年只有到了年跟前，才猛然惊觉要过年了。这令我十分怀念小时候的过年。

小时候过年，每到正月间，我都有了一项固定的任务，就是去接亲戚的一些人来家里吃饭。接了二姨，接了三爷；接了姨公、接姑婆。那时候没有电话，是要东奔西跑的，一天下来，可能把全城都跑遍了。因为他们分别住在小城的不同方向。不像现在，可以打车，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这活儿现在想起来就感觉遥远，但那个时候却乐此不疲。有时候遇到那位长辈被别人拒绝而不能完成任务，就会垂头丧气，好像丢失了什么。那个时候，逢年过节，好像不论干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力气，浑身上下都透着喜悦。那不对长辈的尊敬，那种恪守伦理仿佛是天生的，是融入骨髓里的。

稍大一点，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比我小的弟弟头上。而我忙着和伙伴们玩转转，今天你家里，明天我家里，开磨盘会，忙得不亦乐乎。小青年相互请客，家里热闹，大人也高兴，忙里忙外带着招呼。酒足饭饱之后，或满面红光，或举箸乎乎，或勾肩搭背四处游荡，或围坐火炉边甩扑克，聊聊“天下大事”，间或也打打麻将，那个时候不打钱，钻桌子，粘椅子，屋里外全是欢声笑语。那个时候的友谊是纯真的，像清澈见底的小溪，年也在小溪的流淌中欢快走过。

不知何时起，不再流行接老辈子来家里吃饭了，似乎大家都很忙，都没有时间。间或来了亲友，也都改在了酒店饭馆。曾经勾肩搭背的少年又都各奔东西，少有往来。远一点亲戚相互少了来往，兄弟姐妹总要在过年时聚一聚吧？特别是父母还健在，总要一起陪老人吃个特别吧？不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老人也不答应啊。所幸的是这种形式一直存在，可也变了味。我一位舅舅朋友告诉我，他最近大年三十值班，因家朋友聚会，他的矛盾实在太多了。哥哥打了弟弟的，小姑子骂了嫂子的；姐夫和小舅子扯皮的，老人被气得住院的举不胜举，太荒唐了。过去去玩住火，老百姓自发组织，一玩玩到大半夜，通宵达旦也常见；现在玩社火，政府组织，还得反复印，不给钱不玩，钱给少了也不玩。社火玩得没精打采，观众也少得可怜。锣鼓响一响，狮子舞一舞，草草了事。如此，年味想不淡都不行。

以往过年，我们缺年货，缺年味，不缺水。现在过年，我们不缺年货，缺年味，难忘今宵，年年都唱，一年又一年过去，可是过去的年味再也找不回来。不变的是一年依然有四季，春夏秋冬，日出日落。过去过年，大人们过完年，就开始筹划下一次过年，精打细算，节俭出过年的花费，千方百计过一个好年，过一个热闹祥和的，而现在人们不会不再因过年而激动，一切风平浪静，只是为了完成过年这个程序而机械的过年，有形无情，节俭，让人没有了激情。这一切只源于人情淡薄了。与民俗的多少关系不大，与洋节是否流行关系不大。这如同炒菜，盐是主味，盐淡了，其它的调味品再丰富，炒出的菜味道也淡。

著名作家冰心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年。时代不同了，年也不一样。我实在总结不出我们现在的过年是个什么样子？即使一家人吃个团年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看起来有模有样，可一个个各自玩着手机，你低着头，我也低着头。不是人在过年，是手机在过年。平日是一个玩手机，过年是聚在一起集体玩手机。

过去拜年是登门拜访，现在改用电话问候，短信拜年。收到群发短信，文采是美，可惜是通用，毫无个性，没有温度，远比不上相互见个面，拱拱手，说声过年好，来得更真诚，自然，更有温情。如今过年，少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馨，少了“亲朋相聚，言笑晏晏”的热闹。虽然有家回，有饭吃，更不缺少灯光桌椅，色彩斑斓，但少了最关键、最生动、最照亮我们生活的亲情友情。

百节年为首，人神共襄；百物人为本，本固邦安。春节是传统文化中一年的开始，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年味不能淡，年味淡了，文化的传承就打了折扣。一些写过年的文章，也仅仅是对过去过年的怀念、感叹，今日年味的日渐淡化；一些对年俗的研究，也局限于对各种具体民俗的讨论，号召传承这个发扬那个，殊不知，春节是中国人人情世故最大的平台，是深入中国人内心之中的日常伦理与情怀，亲情至上才是我们的文化根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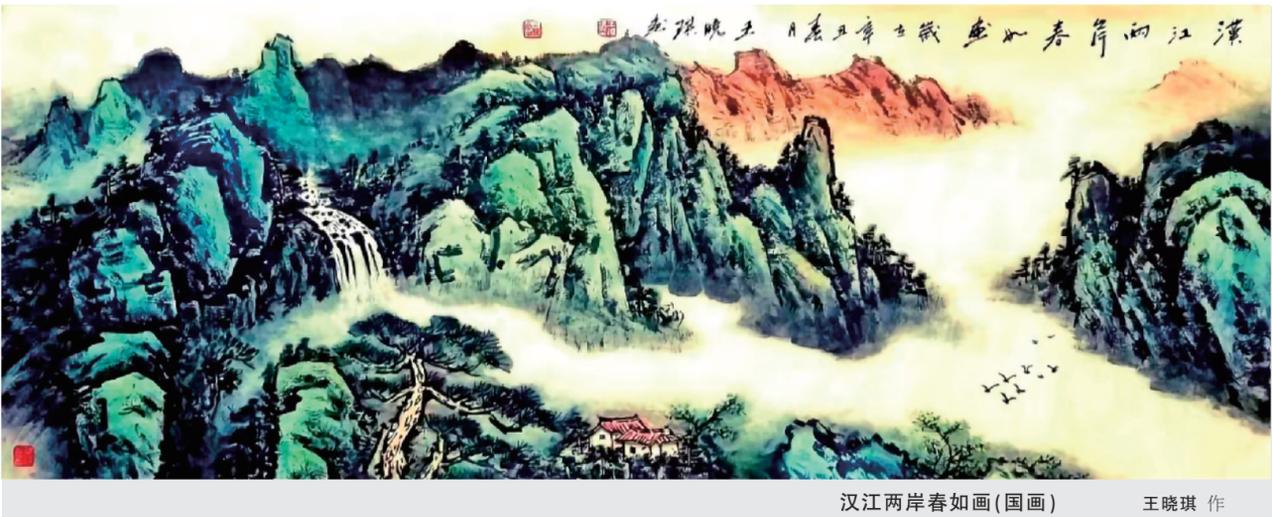
我多么盼望“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生活场面重现；我多么盼望“笑享亲朋岁岁，春酒庆团圆”的人伦乐趣再次回到人们的节日里。重树深厚的人情味，传承我们的春节文化，涵养我们的精神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年味，年味才不会淡下去，才不会远离我们。

春节文化永不老

□ 柯贤会

能比春节更让人魂牵梦绕、刻骨铭心，以其神圣、隆重、喜庆、吉祥的浓郁特色，在人们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无与伦比的厚重情结，在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里，仿若一根风雨不蚀、亘古不朽的硕大红飘带，维系着泱泱华夏的繁衍生息，连结着百姓的幸福与苦难。不论是漂泊海外、远涉重洋的游子，还是羁旅他乡、辗转迁徙的儿女，心里无不揣着对春节的眷恋，无不怀着对过年的珍视。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像我们这样对春节饱含深情、旷世持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像我们这样对春节无比虔诚，历久弥坚。

不论春节文化表象怎么变化，像亲情团聚、敬老慈幼这些世代相传的优秀文化因子，一直牢牢占据着春节文化的中枢，无论回家过年，还是在外相聚，春节的亲情孝道没有变；无论是微信拜年，还是电话问候，春节的文明礼仪没有变；无论是贴对联、挂灯笼，还是打扬尘、扭秧歌，春节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变。一位学者说得好，“一切文化将最终



江汉两岸春如画(国画)

王晓琪 作